

王娜 著

贾平凹的道路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的道路

王娜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的道路

王娜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6插页 410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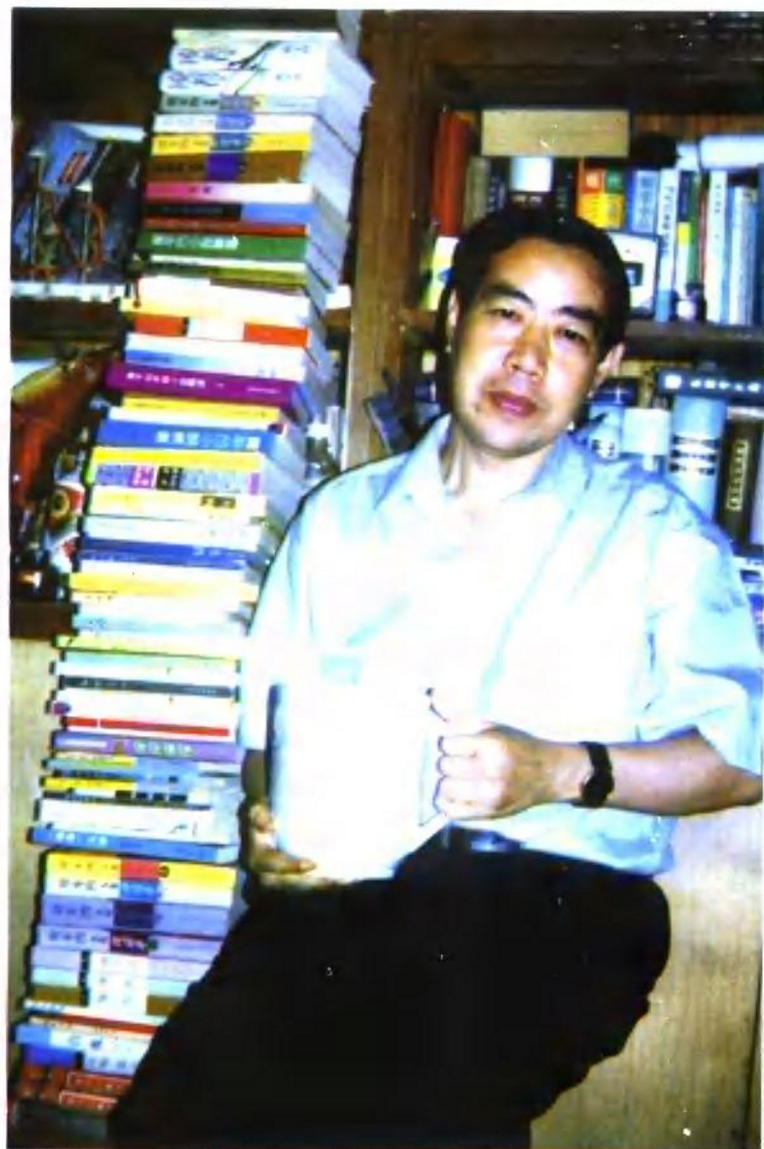
ISBN 7-80605-706-4/I·611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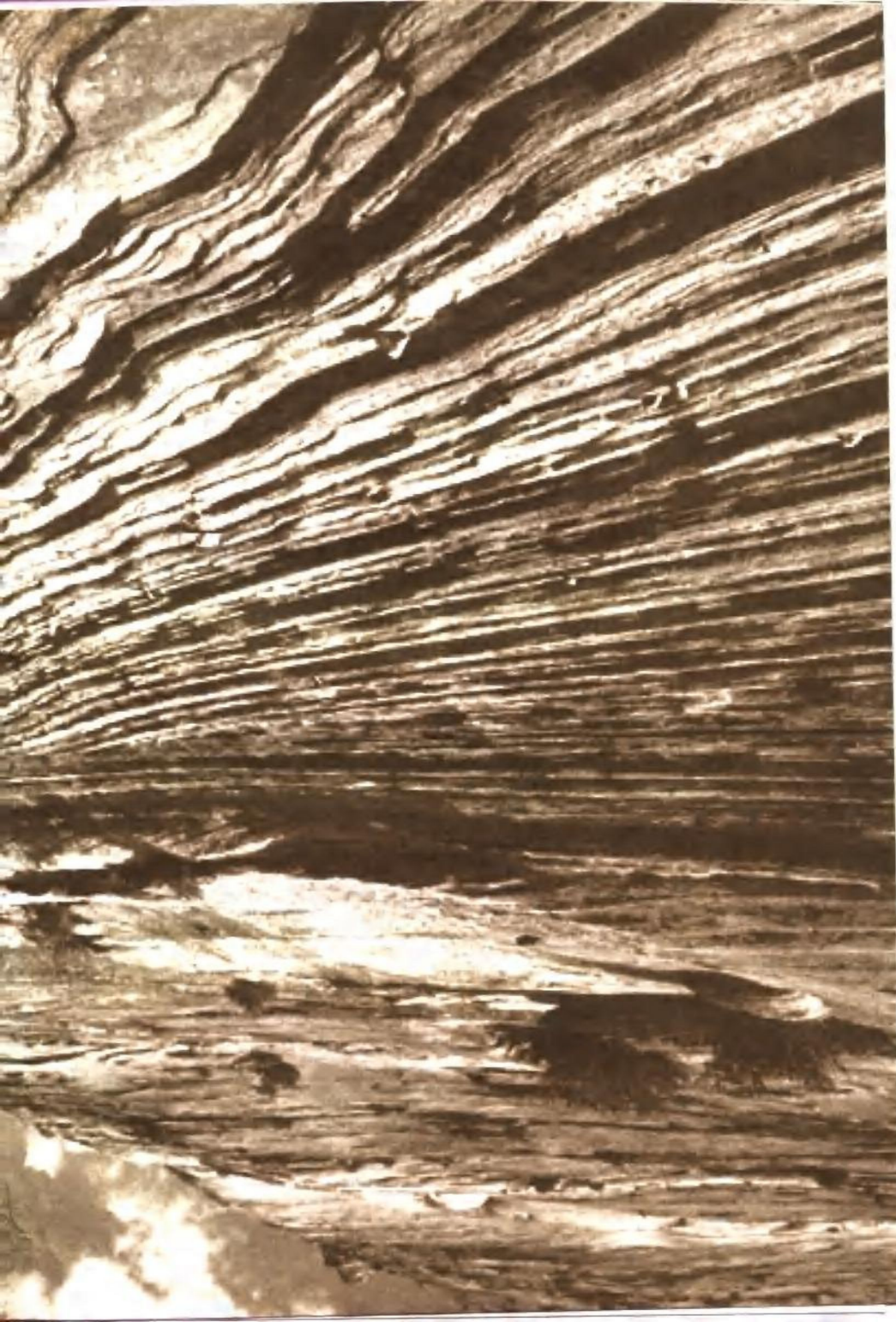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6)



贾平凹和他的部分著作





9/18

目 录

第一章	诞生地——金宋边界线·····	(1)
第二章	小挖扒——捞红薯的农村娃·····	(12)
第三章	西北大学——去装一麻袋知识·····	(29)
第四章	凤凰阁——心灵自由的根据地·····	(58)
第五章	两只玉臂——勾魂摄魄的女乡党·····	(72)
第六章	北京红地毯——坎坷之后是坦途·····	(115)
第七章	静虚村——文化精神悄然独立·····	(140)
第八章	方新村——村舍茅屋炼金丹·····	(177)
第九章	当编辑——为欲望诺贝尔奖者补课·····	(196)
第十章	过大年——福满名盛寿高·····	(213)
第十一章	当作家——一位头戴斗笠的农人·····	(256)
第十二章	穿衣戴帽——丢不脱的麻耳鞋情结·····	(277)
第十三章	文人的毛病——诗书画中藏真情·····	(301)
第十四章	商州山水——流氓无产者的散集地·····	(316)
第十五章	获大奖——风雨过后见彩虹·····	(357)
第十六章	浮躁——社会心态的总概括·····	(384)
第十七章	躲避显赫——潜水游往彼岸·····	(447)
第十八章	石痴——平凹本是一顽石·····	(494)

插图一	《火纸》人物：阿季与丑丑.....	(502)
插图二	《浮躁》人物之一.....	(503)
附录一	贾平凹在1997年	(505)
附录二	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简介.....	(553)
附录三	贾平凹在美孚飞马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上的 讲话.....	(559)
附录四	飞马奖中国评委对《浮躁》评价.....	(561)
附录五	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	(569)

第一章

诞生地

——金宋边界线

1952年阴历2月21日，陕西省丹凤县金盆乡，一个农民的儿子降生了。他不是出生在本乡本土，他的本土在棣花乡。是娘害怕了祖嗣老屋的晦邪，执意要借金盆这方宝地让他降生的。

棣花东街，那座老宅的西屋，娘两次坐炕都没有落住娃娃，她认定是宅基没有占住好风水。

其时，父亲贾彦春在金盆的南寺小学教书，娘寄住的这户人家姓李，为了纪念儿子出世的顺遂，父亲取儿乳名为贾李平。娘来金盆坐炕，还多半有赖于大姨的照顾。姨夫带兵驻扎在金盆，姨是随军的家属。这样，娘在月子，有亲姊端茶送水，比在老宅坐炕优裕多了。

老宅那边，贾家老少二十多口人呢！父亲排行老四；三位长兄个个儿女满堂。出月后，三口人回来，大院内漾起了一阵骚动。大伯替他们把旧屋作了改造，特意将门移开原位二尺，他

说这一下门就正对着寨子岭，以后的日子准能起好势头。

娘儿俩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土炕。在这块平常的四六土炕上，贾李平是长子；但在这散乱的贾家大院，他却排行老八。父亲忙着接应道喜的人们。与贾家三辈为邻的厦屋婆来了，她喜眯眯地抚摸着胖儿子，说她早十年就梦见穿红袄的娘娘爷把一背笼娃子倒在了牛头岭下的柏树林里。

柏树林里，长眠着这户人家的列宗列祖。

娘的脸上又漫上了愁容，她向厦屋婆讲述她的忧虑。说是这娃生下来几天不吃奶，一鼓劲儿地埋头大睡，连眼睛还是他父亲硬掰开的。她怀疑这娃是不是生下来就带着病。厦屋婆乐了，合掌仰天一拜，说：“这娃或许是颗星宿呢！他日夜兼程，衔命投胎，实在是跑得累了。应当让他好好地歇息歇息哩！”

大婶送过来红糖，也满不在乎地说：“分明是背笼底下的垫窝窝，怎么指望他一出世就去号令三军呀？”

二婶、三婶也齐声应和：“随他去！随他去！”

于是，他被随便安置在土炕的小角角。他一动不动，蹣在那里，平常得像只小猫、小狗。是啊，一切都太平常了，像那丹江坝上的柳絮儿，像那河岸滩头的石头子儿……

二月天，龙抬头的日子。六九春阳，绵绵和风。丹江上浮起一层细软，水是碧绦，沙是素缟；最悦目的是那长堤岸柳，轻烟薄雾一般逶迤而去，鹅黄嫩绿的，似一道柔软的屏障，给水和人以谐调，给沙和土以界分。水流东西向，人畜南北走，长堤内的弧月形百顷良田，小麦拔节有声，菜花蕾黄点点。散居埝畔的三百户人家，就靠着这片土地滋养，夏日收麦，秋后割稻；塘中育藕，岸边植芦。土中刨食的庄稼人，暖衣饱食、安宁太平的日子再不是镜花水月了！逃荒的回来了，躲债的回来

了，四海游荡的逛山们回来了。他们都有了一份土地，都有了小康长乐指望。他们联合起来，在这块大田的外沿箍了两道石堰，又修复了3丈高的镇河古塔，防御丹江那肆虐横暴的夏洪秋水。他们在大田中央开一道笔直水渠，浇他们植在这片沃土上的五谷六豆……

仿佛是两扇的锅盖板，下扇是这百顷水田，上扇便是塬上的旱田。棣花镇就在上下扇之间，老街在埧下；新街在埧上；合起来是一个浑圆的盆地，锅板的接缝便作了长坪公路，那是1935年修筑起来，西接长安、东达豫西的312国道。盆地南，丹江曲流而过；盆地北，西山塬懒散散错落。在塬的怀抱中，又横卧一座矮丘，讳名牛头岭。牛头岭地高坡平，视野开阔，生一片柏树林，贾家祖坟列阵一般排在这里。

牛头岭，一座相对高度约60米的黄土冈。从长坪公路北望，活脱脱一头黄牛作东西盘卧，其首倔倔地高翘，却又作眷眷地回眸——目光的落点，越过棣花镇，扫过丹江，正着那本地八景之一的松林藏月处。这头倔犟的黄牛，肩胛高耸，尾臀嶙峋，虽骨架颇大，却瘦极、干极。那是水土流失了，躯干上布满刀割般的沟壑；沟壑的断层上，又裸出层层料姜石，那是远古时火山熔岩与黄土的掺和物……

早先，这岭子是有过一派青翠风光的，因为风脉好，人们不妄动一抔黄土；又因为地处镇子的后根，所以护之若命系。人们在这里广培植被，柏树、柿树、枣树，错落成林，间有黄杨、女贞点缀其中。冬有冬景，夏有夏色，九里晒暖暖，伏里晚纳凉，时人无不交口赞誉。千百年来，这里未有滑坡、泥石流之患。旋岭而淌的小河清醇明净，村人淘米洗菜从不过二水。后来，牛头岭被迫多做贡献了，先是林木被砍，继之坟墓遭刨。梯

田开出来了，种玉米、种红薯、种大豆、种高粱；玉米高粱败在一个旱字，红薯大豆却略有收获。特别是红薯，农科所的专家们培养了农林四号、胜利八号，因宜地宜水，所以红皮白瓤，食之干面，色香若栗。这物产在一段饥馑岁月委实起了大作用。牛头总是那么擎着，虽然学大寨时也曾被放过几炮，牛尾差点被斩断，但水流还是没有引上来，这土冈的余脉依旧甩到北沟去。

北沟有一景：擦擦石。那是三间屋大的两块黑石相叠，风能动之，人却难撼。千百年来，人们惊怪是什么神奇力量将这巨石擦在一起？后来，地质队来了，报告他们有了重大发现，说那石头相擦是地球上小冰河时期的证据。

西山塬两侧，东有苗沟，西有条子沟，两沟平行，自北而南夹棣花镇而入丹江。因为有这两沟的滋润，棣花老街的埧下便溢出两股泉眼。泉水甘冽，四季不绝，致使东西街之间涸成了一块“下湿地”。此地植荷，藕若小儿胳膊；红荷七眼藕，白荷九眼藕，品种清纯，互不混杂。两泉供此一塘，故此地有二龙戏珠的说法。

丹江自秦岭南麓的商县黑龙口流到这里已经洋洋洒洒，称河显大，称江却小，它已不同于一般村沟县河，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州河了。在商州，它穿流商县、丹凤、商南入河南境，再过淅川入老河口而往湖北，在那里携了汉水扑到长江怀抱里去。早先水脉旺时，襄樊的舟楫是直开龙驹寨的，当时船民水手成千累万，他们水路经商，为了帮会联络，竟在丹凤县府堂堂地筑起一座大馆，人称花庙。此庙今日尚存，为县上文化馆所用。离棣花镇7公里半处是商洛镇，这里是秦时商山四皓的长眠地，有庙堂一座，古柏二株，当地人珍爱至深，视若祖庭。丹江右

岸，有一商字山，古为商州八景之一，曰：“商山雪霁望难收”，说是瑞雪初霁，遥望那山，山上沟渠岩阴未著雪处，点连勾划，成一楷书的“商”字，故古来雪霁，文人学士多来此观景吟诗，遂使商洛镇成一雅集处。

棣花镇，当年各式庙宇多达十五六处，最古的建筑是双庙。那是东街东头并排耸起的两座古庙，间隔仅二尺，其开间、人身、脊高，以至间架构造皆相似。东者关帝庙，西者二郎庙。二郎庙建于金代大安三年，风格熔金汉工匠艺术于一炉，有喇嘛庙的特点，据说是纪念杨戬的。相传八百多年前，秦桧割八百里秦川给金人，宋、金两朝的分界线即在两庙中间。彼时，宋人供关爷，金民奉二郎，各有宗庙社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幸僵持时间短促，不过两代人而已。嗣后，双庙前开辟广场，广场南头筑一高台魁星楼。逢年过会，村民演秦腔自娱；偶尔，也请南阳府的梆子，商州城的花鼓，在魁星楼咚嚓嚓地热闹几天。若是正月赛鼓乐，元宵闹龙灯，这里又是曹家沟、巩家河、野猫洼、贾塬、陈塬等周围几十个村庄闹对台的中心。其时，非敲破几面牛皮大鼓、踩伤几家老姬儿媳不可收场。憋闷了一年的庄稼人，闹起社火来那是疯狂得可以的。后来，双庙作了队上的牛栏和库房。而魁星楼高台崛起、四面临风，成了夏夜间老少光棍们的天堂圣地。他们称这里为光棍楼，他们在这里一片芦席、一壶清茶、一袋旱烟，纳凉说古经，常作彻夜聊。话题最多的是鬼和狼。可怜那些黄毛稚童，台高上不去，便互相踩肩攀颈，爬上楼去，蜷缩在大人的衩裆里，捂着耳朵听狼，闭着眼睛见鬼，深更半夜，常常要被揪着耳朵拎回去。逢着雨天，魁星楼上人影稀少，这里便作了萤火虫的集市、青蛙们交响的赛场、游狗走兽交尾的极乐世界……

棣花镇端前的丹江南岸，峭崖壁立千仞，上凿石洞数十，远望若马眼。这石洞大者阔数丈，小者仅方尺，多为当年大户人家所有。荒乱岁月，兵匪之祸顷刻即至，所以有钱人在这里藏金纳银。路是没有，悬崖上只有栈道，而道板是可以随意抽去的。这石洞崖的东南，南沟的腰眼，横崛一座大石幢，夏洪巨流飞瀑，冬日冰川倒悬，都是壮观景色。石洞崖西南，耸一弧形山岭，岭的高处，偏就缺了一个浑浑的半圆，就在这半圆里，却出奇地生得一片古松，若从牛头岭这厢望去，那分明是松中藏月了。于是，这便作了“棣花八景”中的一景。

棣花镇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周朝有位姜娘娘，某日南游到此，歇脚时，将头上一支簪花寄放此地，归回时忘记拿走，后人遂修寺供之。于是此地名称“寄花”。后人叫转了音，谐为棣花。那古寺叫簪花寺，历史上屡毁屡建，香火不绝。最后一次毁在1958年，现今仅留一片废墟。另一种说法，是棣花镇得名于一种植物。那是可以用来嫁接梨树的砧木，当地叫棠棣子，属蔷薇科，为落叶灌木，叶卵形，边沿若锯齿，初夏开黄花，单生枝顶，有单瓣重瓣之分；花入药，有行水、消肿、止痛、止咳、助消化之功效。此植物在这里随地而生，入秋叶色火红，播散异香。地以物名，于是有了棣花。棣花镇周围，山水极富性灵，古有“棣花八观”的美谈，道是：昙花胜迹、古塔钻天、松云藏月、神龟垒石、南山飞瀑、二龙拱珠、双庙仪威、魁楼映瑞。

却说贾家大院这小八日渐显出了白白胖胖的形体，父母图口音方便，便喊他“平娃”，稍长，单唤一个“平”字。

父亲到西安师范进修去了，母亲精意侍弄他的第一个宝贝。因管理得当，奶质好，平娃发育良好，甚招一院老少喜爱。懂

事后，乖、听话、勤快，为全院之最。他给大人取烟点火，替婶娘看门抱柴，为奶奶捶背穿针，小脚跑得风火轮一般。学龄前，父亲抽空教得几个字，学会了，虽狗扎扎一般，却无处不有他的题字。偌大个红油板柜，被他用小刀刻得满是字痕。邻家盖了新房，泥皮未干，他用枣刺在山墙刻上留言。人碎腿短，攀不上魁星楼，便用电池里的石墨芯子在那楼基的石条上工整地留下“书法”。儿子能写信了，母亲高兴，夸平娃能行。

能行的事越发多了，五岁上，村里扮社火，他被安置在高台芯子上，别家孩子一上芯子吓得直哭，他却眉开眼笑地扮演起关公！

他这个家族，现在发得不小，但在爷手里，却孤单得可怜。爷以上的辈分，世代作穷，世代人丁不旺，有几辈皆单传。只怕绳从细处断，过了方知是金线吊葫芦。爷终生赤贫，一辈子溜光席，老死不知道铺着褥子睡觉是啥滋味。溜光席，夏里好说，冬里却难熬。冷，只得烧炕；炕洞里塞满柳叶，那是奶奶起早摸黑从河边用竹笆搂来的。爷在炕洞里填实了柳叶，奶奶便用草帽子去扇，火未燎起，却扇出狼烟布满世界。这时，爷爷便开始了每日一次的马拉松式咳嗽。那边是扯不断的咳嗽，这边是淌不干的眼泪。常年的烟熏火呛，奶奶的眼角常年都是红红的布满粘物。炕烧得热了，脊背贴在烫席上，烤肉一般。身上没啥盖，北风刀子一般厉害，常常，半边身子烫红了，半边身子冻硬了。苦日月实在难熬！

父亲弟兄四个，逢着瞎年岁，常年逃壮丁、买壮丁。银子钱花了几斗，都是血汗换来的，都是求人看脸借来的。好在兄弟四人都争气，解放后，老三老四吃上了公家饭，老大老二也在村里有鼻子有脸。他们四人先后个个封妻荫子，小康日月愈

见宽泛。爷是1949年下世的，奶奶则活到1962年。这个家庭发展成了二十二口的大户人家，兄弟、妯娌、满堂子孙，一家过。小矛盾，大和睦，县上奖来了“模范家庭”的红匾，奶奶觉得她的脸面有盆子大。二十二张口，饭要大环锅，菜要一磁盆，妯娌四人轮流值班，奶奶当着总调度。吃食、穿戴，最小的优先。妯娌间出了意见，弟兄四个各自追究自家的。所以，整个家里谁也不敢偏亲窝私，谁也不敢偷懒贪嘴。弟兄四人是四根大柱，撑着这个家，老幼有序，教养并重。

家是不可能合到底的，分是自然规律。那是因了困难时期的客观所迫，也因了孙子辈的人口爆炸。到了60年代，孙男孙女17人，齐楞楞半院子，他们要房住，要娶嫁，要工干。好在这个耕读之家历来家教严，孩子们懂规矩，媳妇们不蛮缠。弟兄四人一合计，家便轻轻松松地分开了。分开了好，各自为战，扩大生活摄取面，培养独立精神。平娃家分得厦房两间，熬锅一口，还有八个大萝卜。他们四户人家，都是从这点家业起身的。多少年后，孙子十男七女，个个都直了身，扬了头。且看十个孙男：老大干部、老二教员、老三村干、老四司机、老五工人，老六老七农艺、老八作家、老九工程师、老十教师。

这叔伯弟兄十人各自成家立业之后，逢着年节聚首，轮流作东，各家都有好气色。居乡下的，各自建造了小院落，居城镇的，各家都是三转两响电气化。

平娃父亲退休后，在棣花镇东头盖起一所宅院，虽非雕梁画栋、玉砌朱栏，却也青堂瓦舍，幽雅可人。人退休了，知识分子的雅兴尚浓，小院植了牡丹，植了月季，植了寒菊；或夏夜纳凉，或中秋赏月，邀了老弟兄们，一壶烧酒，四碟小菜，他们谈诗论道，弈棋品茶，享一番天年之乐。

平娃一弟二妹。弟名再娃，肢体五大三粗。他承袭了父业，在一所小学教书，已成家，儿女双全。大妹在州城干事，自食其力，生活小康。小妹伴二老，手脚勤快，针线厨事无难。

棣花是一件老古董。特别是在冬天，静得出奇，早上九点了，人们才起床做饭，村里才有了生动的气息。寒假里，平凹一大早起来，看垌下的河，看村巷里的狗。小伙伴都还睡懒觉，可树上的麻雀却起得早。平凹对村里最细小的事物都不放过，他看在眼里，心间的童趣就滋润着他，他看到一只游狗将一条后腿翘在椿树根那里，热气腾起来。空中白云吻着村头的紫雾，湿草的蓝烟又缭绕得马虎，天空就阴涩得老不正经。游狗彳亍地去了，他过去看，白色的积雪上蚀下一个浓黄的坑儿。

椿树的丫叉上挂着薯蔓，积雪在上面肿着。薯叶霉得灰黑，失去了做饲料的价值，薯蔓腐成僵硬的枯物，烧锅也无焰了；可就这霉腐的筋筋爪爪，蓬蓬地驮了一团卧雪，于灰日下也还美丽。农村孩子，对美的理解，仅至于此。

椿树下，一圈农家茅厕的土墙。墙基的缝隙里饱塞了赭红的玉米须，这或许就是手纸了。墙面子用麦草泥搪过，毛涩涩的，却还平整。墙头并不坐瓦，却林林总总地横斜着狗尾草。草茎蹒跚间，黄着几颗松塔。无有苍松的老桩，惟见一枝翠色翘起在墙头。又有两杆毛竹弯过来，清瘦的枝叶间藏一只雀。

几串柿蒂悬在墙拐角儿，三五木钉歪斜着吊住分量。柿蒂的内皮上有牙齿啃过的痕迹，村人重视咬得到口的现成。干柿蒂三角钱一斤是去年的价钱，今年涨到了五角。五角了还不出手，或许还可等到更好的价钱。当然，等得霉了黑了不能用了，也就算了。

日头挺严肃，像才从师范分来的那位女老师。光线播得匀